



CE

双语
译林

壹力文库 099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化身博士

我们遇到的任何人都是善和恶的混合体。

——《化身博士》

〔英国〕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著 赵毅衡 译

Robert Louis Stevenson



译林出版社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099

〔英国〕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著
赵毅衡 译

化身博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化身博士: 汉英对照 / (英) 史蒂文森(Stevenson, R.L.) 著;
赵毅衡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7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书名原文: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ISBN 978-7-5447-5485-9

I. ①化… II. ①史… ②赵… III. ①英语—汉语—
对照读物 ②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8505号

书 名 化身博士

作 者 [英国]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译 者 赵毅衡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赵丽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5.75

字 数 55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485-9

定 价 19.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门的故事·····	1
第二章	寻找海德先生·····	9
第三章	杰基尔博士稳坐钓鱼台·····	19
第四章	卡鲁凶杀案·····	23
第五章	信件插曲·····	29
第六章	拉尼翁医生的怪事·····	35
第七章	窗口发生的事·····	41
第八章	最后一夜·····	43
第九章	拉尼翁医生的叙述·····	57
第十章	亨利·杰基尔的自白·····	65

第一章 门的故事

律师厄塔森先生是个身材高瘦、面目粗犷的人，脸上从无笑容，生性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叫人觉得此人索然乏味——但说到底，他却是个讨人喜欢的人物。每当好友相聚，只要酒合口味，他的眼中便充满一种敦厚的温情。他的品格确实从未在谈吐中表现出来，但饭后他那沉默的面容却是这种品格的象征，而他的行动更是这种品质有力的证明。他律己极严，独处时只喝杜松子酒^①，目的是煞一煞喝上等佳酿的瘾头。他虽然喜爱戏剧，可已有二十年没进剧院的门了。不过，他对别人却很能大度宽容，虽然有时对某些人一味胡作非为的精神倾向表示关注，甚至有点嫉妒，但无论闹到何种地步，他都宁可提供救助，而不愿加以指责。他经常颇为风趣地说：“我不反对该隐的歪门邪道^②，我放手让我的兄弟上魔鬼那儿去。”有这样一种性格，他就只好经常做那些走下坡路的人的最后一个正派朋友，发挥最后一点良好的影响；这些人，只

① 杜松子酒：一种价格适中的酒。

② 该隐的歪门邪道：据《圣经》载，亚当和夏娃有两个儿子。该隐是长子，但却是个“不信神的恶棍”，经常和“善良虔诚”的兄弟亚伯发生争吵，最后竟杀死了亚伯。

要上他家来，他都一视同仁地对待，没有一丁点儿势利。

无可置疑，乐于行善原是厄塔森先生的天性，因为他是个最不喜欢表现自己的人，甚至他的友谊也建筑在一种与人为善的信仰上。接受命运为他安排的现成的社交圈子，是一个人处世谦恭的标志。而这也是律师的交友之道。他的朋友多半是亲戚，或是结识多年的熟人。他的感情就像常青藤，年代越久远越茂盛，但他对结交的对象却并无特别的要求。因此，毫无疑问，他与他的远亲，有名的花花公子理查德·恩菲尔德之间的友谊也就是按这种格式形成的。好多人对此迷惑不解：这两个人互相看中了对方什么呢？他们之间能有什么共同兴趣？据那些见到他俩每星期天一起散步的人说，他们之间话也不谈，沉闷得出奇。一旦遇到一个可打招呼的人，两人都要松一口气。尽管如此，这两人依然很重视他们例行的散步，把它作为每星期最珍贵的活动。为了散步时不受打扰，他们不但可以把娱乐抛到一边，甚至连分内的要事也可以置之不顾。

事情发生在他们某一次散步的时候。那天，他们走到伦敦闹市区的一条小街上。街很窄，但还算安静。平时不是星期日的时候这里生意倒也相当兴隆。街上的居民看来大都家底殷实，而且巴巴实地想着再富一些，所以把多余的钱全用在装点上。于是大街两边的橱窗更显得引人注目，就像两排笑容可掬的女店员。即使在这星期天，那些色彩缤纷的陈列已罩上纱幕，路上行人稀少。尽管如此，这条街与周围那些邈远的街相比，仍然光彩照人，有如森林里烧着的一把火。刚漆过的百叶窗，擦得光光的黄铜把手，整齐清洁，色调明丽，吸引着过路人的注意，让人感到赏心

悦目。

顺左手拐弯，走过两个门面，墙上开着一扇门，通向一座院子。这里有一幢模样难看的两层楼的大房子，它的山墙紧挨着街边，没有窗户，只在底楼有个门，门楣以上的墙面早已褪色，好像没眼睛的额头。种种迹象表明，这里已长期无人打扫，显得又脏又乱。门上既没铃，也没门环，漆皮起泡，斑斑驳驳。流浪汉懒洋洋地靠在那儿，在门板上划燃火柴；孩子们则在台阶上摆小摊；小学生在墙根凸缘上试刀子。差不多有一代人之久，从没人把这些不速之客赶走，把糟蹋坏的地方修复……

恩菲尔德先生和厄塔森律师这时正走到街对面正对着这道门的地方。恩菲尔德举起手杖指了指门说：

“你注意过这门吗？”他问。他的朋友表示肯定，他又说：“这扇门在我记忆中牵涉到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

“哦？”厄塔森说，他的声音有点异样，“怎么回事？”

“呃，是这么回事。”恩菲尔德叙述起来，“那是一个漆黑的冬夜，凌晨三点钟左右，我刚从某个天涯海角的地方回来。一路上什么都看不到，只见到街灯，一条接一条的街。所有的人都沉睡了，街上空旷得像座教堂。我一个人听啊听啊，最后竟产生了这样一种心情：希望看到一个警察才好。正当这时我忽然看到两个人影：一个矮个儿男人，正噤噤地快步朝东走；另一个是个小姑娘，大约八九岁到十岁的模样，她正在一条横街上拼命地奔跑。你瞧，这两个人当然会在转角上撞作一团啦。接着出现了可怕的事：那男人若无其事地从孩子身上踩过去，听任她躺在地上尖叫！听起来倒没什么，可是那景象实在可怕。这简直不是人干的事。他好像

印度教的神车^①，从人身上碾过去一般。我大喊一声，猛追上去，抓住那位绅士的领子，把他揪回原地。这时那里已经有一大群人围住那个惨叫的孩子。但这人表现得非常冷静，也不反抗，只是朝我看了一眼，眼光如此凶恶，使我顿时浑身直冒冷汗。那些闻声跑来的人是女孩家里的人。不久，医生也到了现场。原来那女孩子就是家里打发去请医生的。据医生说，孩子的情况还不怎么要紧，主要是惊骇过度。你大概以为事情就此可以了结了吧？怪就怪在这儿。我第一眼就对这位绅士十分憎恶；那孩子一家当然不用说了。可那医生竟也如此，这使我十分诧异。他是那种再普通不过的行医者，说不出多大年纪，相貌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一口爱丁堡^②口音，冷冰冰的，就像一管苏格兰风笛。嘿，先生，那医生跟我们一样，每次朝那家伙瞅一眼就会一阵恶心，脸色发白，仿佛恨不得宰了那家伙。我明白他心里想什么；他也明白我的心理。既然‘宰’了他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就取中策。我们告诉那家伙：我们能就这桩事大做文章，叫他的名字从伦敦这头臭到那头。要是他在社会上有交际来往，有点儿信用，那就会立即丧失殆尽。我们就这样连吓唬带威胁，一面尽可能地把妇女们拦在外围，因为她们个个都已经变得像妖婆那么疯狂了。我从没见到过这么一圈仇恨的脸孔。而这个陷入重围的人却漠然置之，阴森森的，似乎在嘲弄我们——我看他也吓得不轻——但是他应付自如。先生，

① 印度教神车：印度教大神毗瑟拿的神像，供奉在一个12世纪建的巨大神庙中。每年一度的宗教大节时，此神像就被一辆35英尺见方，45英尺高，有16个轮子的大车拉着去另一神庙接受朝拜。据说印度教笃信者在教节最后一天神车转回时，往往投身于此车7英尺直径的巨轮下，让自己被车碾死，凭此真诚，可得永福。

② 爱丁堡（Edinburgh）：苏格兰一城市名。

这人就像个魔王，毫不在乎。他说：‘要是你们想拿这件事来敲竹杠，我自然也没办法。没有一个正派人愿意出乖露丑。你们开个价吧！’哼，我们逼他赔偿孩子的家庭一百英镑。他显然不同意，但看到我们这么一大群人个个摩拳擦掌，存心拿他下手，他终于也只好认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付钱。你猜他把我们带到哪儿？就带到这门口！他抽出一把钥匙，开门走进去，接着又出来了。带着十镑金币，余额是一张开给库茨银行的支票，写着‘见单即付携支票者’，签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我不便说出来，虽然这是我的故事的主要内容之一，但至少我可以说这名字是尽人皆知，而且常常见报的。钱数确实不少，但这签名如果是真的，当然比这笔钱值钱得多。我冒昧地向那位绅士指出这张支票大有可疑之处：一个人哪能清晨四点钟闯进别人屋里，拿出一张几乎有一百镑的支票！但他淡然一笑：‘放心，我跟你们待在一起，等银行开门，我自己拿这张支票去兑现。’于是我们朝银行走去。医生、女孩的父亲、一伙朋友，还有我，先到我的房间里坐等天亮。第二天一早，我们用过饭，一起上银行去。我亲手递进这张支票，并说我完全肯定这签名是伪造的，不料结果并不是这么回事，支票是真的！”

“啧啧——啧啧。”厄塔森惊叹起来。

“瞧，你的感觉跟我一样。”恩菲尔德说，“是啊，这是个很糟糕的故事。那人是个谁也不想跟他打交道的家伙，一个真正该下地狱的恶棍；签支票的人家资巨富，赫赫有名，而且，更糟糕的，是你们这批所谓功成名就的人中的一个。依我看，这是桩讹诈案。一个老实人，不得不为他年轻时干的蠢事付出代价，因此这个门里的房子可以叫作讹诈堂吧。但即使这样解释，有的地方还是不太清楚。”他补充说了这一大段话，重又陷入沉思。

但厄塔森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你知不知道签支票的人是否住在这房子里？”

“应当住在里面，不是吗？”恩菲尔德说，“但我却碰巧注意过他的住址，他住在另一个广场。”

“你从来没打听过那门里住的是什么样的人家吗？”厄塔森问。

“没有，先生，我做事尚知分寸。我很想问个清楚，但这有点像参与末日审判。你若这么一问，就好像从山头上推下一块石头，静坐在山头看着那石头朝下滚，撞到别的石头，不用多久，一个老实人（完全出乎你意料的人），就会在他自家后院里，脑袋被石头打中，这一家就得换主人！不，先生，我给自己立下规矩：越是怪事，就越要少问。”

“真是条好规矩。”律师说。

“但我察看了一下这个地方，”恩菲尔德说，“它不像一幢房子，没有别的门，也没有人进出，要隔好多天，我那故事中的主人公才进出一次。底层没窗，二层楼上有三樘窗朝着那块小空地，擦得很干净，但总是关着。还有一个烟囱，大部分时间都在冒烟，所以里面肯定有人住。但也难说，院子里房子挤得很紧，说不出哪幢连着哪幢。”

两人又默默走了一段路。厄塔森忽然说：“恩菲尔德，你那条规矩可真好。”

“是啊，我也这样认为。”恩菲尔德回答。

“尽管如此，”律师接着说，“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往那个小孩身上踩的人的名字。”

“好吧，”恩菲尔德先生说，“我看这关系不大。此人名字叫海德。”

“嗨！”厄塔森说，“他什么模样？”

“很难描绘！他相貌上有种很怪的东西，有一种叫人不快，叫人厌恶甚至害怕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讨厌一个人达到如此程度，但我说不出什么原因。他该是什么地方有点畸形吧，他给人一种强烈的畸形感。但我说不出到底哪儿出了毛病。他是一个相貌奇特的人，但我也说不出究竟什么地方特别与众不同。不，先生，我帮不上忙，我描绘不出。这倒不是因为记忆力不行，我敢说就在此刻他的脸还浮现在我眼前。”

厄塔森先生一言不发，继续走了一段路，显然是在沉思，最后他问：“你肯定有把握他用的是一把钥匙？”

“瞧你问的！……”恩菲尔德诧异得不知说什么好。

“是啊，我明白，”厄塔森先生说，“我明白我这问题太古怪。事实上我并没问你另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我已经心里明白。你瞧，理查德，你的故事正击中要害。你要是在哪个细节上说得不太精确，最好纠正一下。”

“我觉得你应该早点提醒我才对，”恩菲尔德不无恼怒地回答他，“我像个老学究一样精确。那个家伙有把钥匙，而且，他还带着，一个星期前我还看见他开门来着。”

厄塔森先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没有作声。但年轻的恩菲尔德又说下去：“这是又一个教训：我太多嘴多舌了，真惭愧。让我们讲定，今后别再提这事了。”

“我由衷地赞同，”律师说，“理查德，让我们握握手，一言为定。”

第二章 寻找海德先生

那天晚上，厄塔森先生回到他那单身汉的家里，心情烦躁，坐下来吃饭时没一点胃口。他每个星期天的规矩是：晚饭吃完，坐在炉边，一卷枯燥的神学著作放在桌上，直到附近教堂的钟敲响十二下，他才上床，心情坦然舒畅，对上帝的恩德充满感激之情。但这天晚上，桌布一撤，他就拿了一支蜡烛走进他的事务处，打开保险箱，从最秘密的地方取出一份文件，那文件封面上写着：“杰基尔博士遗嘱”。他坐下，满面阴沉地研究文件内容。这遗嘱是立书人亲笔写的。厄塔森先生虽然受托负责执行已经立好的遗嘱，但当初立书时他却拒绝给予任何帮助。遗嘱上不仅规定在拥有医学博士、民法学博士、法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等头衔的亨利·杰基尔博士逝世时，他所有的财产转入他的“朋友兼恩人”爱德华·海德之手，而且还规定在杰基尔博士失踪，或无缘无故连续三个月不见踪影时，爱德华·海德也立即可以继承亨利·杰基尔的财产。除了给博士亲属的几笔小数目外，没有其他任何附加条件或义务。

这份遗嘱一直是律师的肉中刺。作为一个律师，他对这种条文感到生气；作为一个头脑清醒、尊重生活习俗的人，他也感到

恼火。在他看来，荒唐的想入非非是不正派的。更使他气恼的是，直到今天之前，他对这个海德一无所知！而今天，情况突然一变，他对海德已有所知，这使他气愤。本来，当这名字只是他无法了解的一个谜时，事情就够糟的了；而现在，这名字上又添加了那么可恶的品质，情况就更糟。现在，从那些长期遮住他视线的虚无缥缈的迷雾中，突然跳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恶魔！

“我原以为这是发疯，”他说，把那引起他强烈反感的文件放回保险箱，“现在我开始害怕这是桩非常丢脸的事。”

说了这话，他吹熄蜡烛，穿上大衣，走向卡文迪许广场那座医学城堡，那里住着他的朋友，杰出的拉尼翁医生一家。他在那儿诊治蜂拥而至的病人。“要是有人知情，那只有拉尼翁了。”厄塔森心里想。

那面孔一本正经的管家认识他，把他迎进去，没来通报一类的繁文缛节，直接把他带到餐厅。拉尼翁正坐在那儿喝酒。这是一个生性和蔼，心宽体胖，衣着讲究，脸色绯红的绅士，蓬乱的头发过早地白了。他声大嗓粗，有种毅然决然的风度。看到厄塔森先生，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伸出双手表示欢迎。看他那殷勤的姿态，就像在演戏，然而这却是出自诚挚的感情。因为他们俩是老朋友、中学同窗、大学校友。两人都是既自尊自爱，又互相钦佩，因此每次见面自然相谈甚欢。

闲扯了一阵之后，律师就把谈话引到这个使他烦恼的题目上。

“我看，拉尼翁，”他说，“你和我应当是亨利·杰基尔最老的老朋友了吧？”

“我但愿咱们是年少点的朋友，”拉尼翁先生咯咯一笑，“不过我想应当是的吧。你想说什么？最近我很少见到他。”

“真的吗？”厄塔森说，“我还以为你们有不少共同兴趣。”

“曾经有过。但十年之前，亨利·杰基尔在我看来就已经太荒唐、太过分了。他出了毛病，头脑里的毛病。虽然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我对他还是很不错的，但打那以后就很少见到他。”医生突然涨红了脸，激愤地说：“如此违反科学的无稽之谈，即便刎颈之交也得分道扬镳！”

这一场小小的发火倒使厄塔森放下心来。“他们只是在科学问题上分歧。”他想。他自己对科学（除了有关财产转让问题）并没有什么热情。他甚至还想：“不过如此而已！”他停了一会儿，等他的朋友恢复平静后，便提出了他特意来打听的那个问题：“你有没有见到过他挺宠爱的一个人——一个海德？”

“海德？”拉尼翁重复说道，“没有，从来没有，有生以来没听说过。”

律师能带回到他那张大床上的，就是这么一点情况。他整夜辗转反侧，直到东方渐露晨曦，整整一夜他没给他那辛苦的头脑提供一点休息时间，他的思想在漆黑一团中苦恼地折腾着，被各种问题包围着。

教堂离厄塔森住所很近，钟敲六点时，他还在那个问题中翻箱倒柜。在这以前，这个问题只是使他百思莫解而已，而现在他的想象也卷了进来，更确切地说，也开始受这问题折磨了。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在漆黑的夜里，在挂着帷幔的房间里，恩菲尔德的故事闪现在他头脑中，像一卷连续的图画。他看到了夜城，一排排路灯，然后是一个人在疾走，一个小姑娘从医生那里回来，然后两人相撞，那恶魔把孩子踏在地上，不顾孩子尖叫继续往前走。或是他看到一个陈设富丽的房间，他的朋友躺着做梦，在梦

中微笑，突然房门打开，帐幕撩起，这睡着的人被叫醒，瞧，前面站着一个人，拥有特殊权力，就是在这种时刻他都必须起身按其吩咐行事。一个人物、两段情节，整夜在律师头脑中作祟。他有时迷迷糊糊睡去，却看到那人更加贼头鬼脑地在大家都已睡着的房子之间穿来穿去，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快到叫人晕眩的程度，他穿过城市灯光的迷宫，在每个转弯处撞倒一个女孩子，让她们躺着尖叫。但是这个角色却没有一张厄塔森一眼就可以识别出来的脸，甚至在梦中这个人也没有脸，或者只有一张看不真切的，在他眼前融化开来的面庞。因此，律师突然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好奇心，几乎是过分的好奇心，他非要亲眼看看这个真正的海德先生不可。他想，只要他能好好瞧上一眼，这秘密就会揭开一部分，甚至能完全揭开，正如一切貌似神秘的事都经不起仔细推敲一样。他可以看出他的朋友作出如此抉择，或承担如此义务（随你怎么说吧）的理由究竟何在，甚至能看出遗嘱上那叫人胆战心惊的条款究竟是什么意思。至少，这张脸，一个没心肝、没天良的人的脸，一张只要稍一露面就让那位难得动感情的恩菲尔德长期感到憎恶的脸，是值得一看的。

从那时起，厄塔森就开始经常在那满是店铺的小街上，在那扇门前徘徊。在早晨上班之前，在中午业务最忙的时候，或者在夜里，在俯临雾城的月光下。总之，不论白天黑夜，不论什么时间，不管是阒无人迹，还是车水马龙，律师总是站在他选定的那个位置上。

他想：“他能做无踪君子^①，我就能做追命太岁。”

① “无踪君子”：原文直译即“海德先生”。“海德”（英文 Hyde）与动词躲藏（Hide）同音，这里是双关语。

他终于如愿以偿。那是一个明朗无雾的夜，霜气凛人，街道像舞厅地板一样干净，没有一丝风摇撼灯光，因此路灯画出的光影线条分明。十点左右，店铺都关门了，小街上十分幽静，虽然伦敦城周围还在隐隐喧号。一点轻微的声音都能传得很远；房子里家务杂事的声音在街两边都能听到，远远就能预先听见一个行人的脚步声。厄塔森先生站在那固定的位置上已有好一阵子，这时他听到一种奇异的轻快的脚步声越走越近。最近他每天夜巡，已经听惯了一个行人尚在远处、人未到声先行所产生的特殊效果。那声音往往从城市低沉的嗡嗡声里突然跳出，变得清晰可闻，但是却不从不像这次脚步声，它是这样强烈地、明确地抓住他的注意力，他敏锐地、几乎有点迷信地预感到这次要成功。他缩进房子间的小空地。

脚步声很快逼近了，在街角转个弯，突然变得很响。律师从墙角朝外观察，很快看清他要与之打交道的是个什么人物。那人个儿很矮小，穿得相当素净；他的面容，甚至离那么远，也使观察者强烈地感到憎恶。那人笔直地向那门走去，斜穿马路以节约时间。当他走近门口时，像一个回到家的人，从袋里抽出钥匙。

厄塔森先生一步跨出，在那人擦过身边时，碰了碰他的肩膀：“是海德先生吧？我想。”

海德猛然朝后一缩，倒抽了一口凉气。但他的恐惧只是一刹那间的事。他不正视律师的脸，冷冰冰地回答：“正是，您有何贵干？”

“我看到您正在往里走，”律师说，“我是杰基尔博士的老朋友——住在贡特街的厄塔森——您必定听说过我。在如此不便的情况下跟您见面，还望恕罪。”